

微型小说选

WEI XING
XIAO SHUO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微型小说选

呼和浩特晚报

本

社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微 型 小 说 选

呼和浩特晚报

本 社 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呼和浩特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6 印张:6.5 字数:55千 插页:2

1984年1月第一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40,000册

统一书号:10089·265 每册:0.63 元

目 录

窗 口	邓一光 (1)
麻雀的新羽	陈弘志 (4)
二 平	刘继志 (7)
思	李仲臣 (10)
雨 中	甄可君 (13)
红 豆	愚 夫 (16)
七 号	李文景 (19)
电炉子	张 蓉 (22)
三枚硬币	王升山 (25)
美与丑的变奏	曹晓燕 (28)
表姐妹	刘军凤 (30)
凉凉的、甜甜的冰棍儿	尚静波 (32)
月光下	王正平 (34)
静静的路灯下	李庆生 (37)
你很漂亮	童 成 (40)
眼 睛	彭 刚 (42)
出 院	张颖东 (45)

魂 儿	赵德明 (49)
童 心	树 田 (53)
不老练的部主任	王德明 (56)
桥	雨 丝 (59)
心 愿	云晓光 (62)
橙红色的气球	塔 娜 (65)
记忆力	王正平 (68)
余 热	谷瀛滨 (71)
风正了	李英洲 (74)
天 机	晓 琴 (77)
送报人	张 蓉 (80)
危 房	述 申 (83)
地道中	王 永 (85)
啊, 黑色的眸子	佟延德 (88)
第一天	张明馥 (91)
果 断	塔 娜 (94)
第一步	韩 峰 (96)
春 风	李永杰 (99)
酒 后	张志升 (102)
含泪的笑	迟 芳 (105)
爷儿俩	姜胜群 (108)
集市上	辛建斌 (111)

一夜之间.....李仲臣 (113)
暮年之恋.....树 田 (116)
爱.....树 田 (119)
财神爷的气魄.....代絮冬 (123)

灵 芝.....甫澜涛 (126)
五百块.....云建明 (129)
拢旺火.....大 海 (132)
修 鞋.....苏 丽 (135)
月亮圆了.....吴彤申 (137)
该分到何处?.....张明馥 (140)
奔日子的人.....云建明 (143)
称 粮.....史有茂 (146)
妈妈的连衣裙.....王升山 (149)
赏 月.....王增佐 (153)

高高的统建楼下.....王正平 (156)
呢子的噪音.....陈 言 (159)
车厢里的美学.....王德明 (162)
开张大吉.....刘金林 (164)
内 疚.....陈小春 (167)
路 遇.....吴佩灿 (170)
在对面的阳台上.....白丽华 (173)

见 识.....	王正平 (176)
秋 雨.....	宗 苏 (179)
理发店里.....	焦祝平 (181)
一毛钱.....	韩 峰 (183)
一张空桌子.....	张明中 (186)
带好那把伞.....	树 田 (188)
伴君前往.....	杨海山 (191)
空壳子.....	杨海山 (194)
书记在病中.....	吴佩灿 (196)
有山靠山.....	高金来 (199)

邓一光

窗 口

——听我男朋友说，他在一本书中读到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人类的竞争心理是很强的。”然而，自尊心呢？他没告诉我，也许书中压根儿就没这话。可我却极想知道。譬如，每当这位扎着一对小辫的姑娘，在借书登记簿的“工作单位”一栏里，写下“待业青年”四个字的时候；每当我带着不屑的神色，漫不经心地接过她递来的借书卡的时候，她的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滋味呢？

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天，她一准会来借书。借书处那又高又窄的小窗口，虽然只露出她那张略带羞涩的脸，但伴着橐橐的皮鞋碰磕地板的节奏声响，我仍然能够想象她是怎样扭动着窈窕的腰肢，迈着顾长的腿走来走去的。

“同志，我借一本第三期《经济研究》。”

“你上次借的那本《国外经济动态》到期了，还了才能再借。”“同志，能不能……”“对不

起，这是规定。”

片刻沉寂，轻轻一声叹息，橐橐的声响慢慢远去了。哼，待业青年，糊火柴盒的命，居然有兴致来“泡”图书馆！不过，我最终还是谅解了她。她和我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姑娘，我比她不就是多了个“好爸爸”吗？

时间过得真快，深秋的一天，她又出现在借书处窗口，然而递进来的却不是借书证，而是一把糖果。

“是你结婚？”我不解地问道。

“不不！”她咬着嘴唇，两颊蓦地浮起一片红晕，然后便悄悄说起来。

原来，她和几个自学外语的待业青年组织了一个“国外经济、科技情报咨询组”，向各单位提供国外科技和经济最新动态情报。其中，她翻译的一篇情报为一家工厂采用，为国家节约了几万元资金。她买了糖果来谢我，说是我为她提供了查找资料的方便……

“橐橐”的声音远去了。我看着手中五光十色的糖果，心里却泛起一股难言的酸涩，我曾经以一个万事满足的人的心理鄙视过她，然而真正该鄙视的是谁呢？我突然感到深深的惭愧，猛地站起身来，从身后的书架上找到新到的《经济研

究》杂志追出门去……

楼梯口，我惊诧地愣在那里——院子里，一个没有双腿的姑娘正拄着双拐艰难地向图书馆大门外走去……



陈弘志

麻雀的新羽

1、一句粗俗的话，出自大学生的嘴，似乎也变得有些文雅了。本来嘛，倒毛，就是脱毛或换羽，那是禽类们的事儿，然而——

2、“哟嗬，哪儿飞来的两只麻雀？”

“瞧那副打扮儿，暂且是倒不过毛的。”

农学院接新生的米色大轿车里，新聚在一起的同学，有意无意地瞅端着马兰和石柱，有人鄙夷地小声嘀咕。这些目光象鞭子一样抽打着他俩。黄河畔上村儿老大的儿女们，毕竟是土气的。单说鞋吧，马兰姑娘家还好，穿一双前攀带儿黑布鞋，石柱呢，赤脚穿一双辈份最老的黑塑料凉鞋，个别地间儿，还用火钩子烫压过。淳厚的乡音，使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熟悉了。两只没倒过毛的麻雀，非但没有孤独感，反而笑了。

3、“太阳太阳是一把金梭，”

“月亮月亮是一把银梭……”

如梭的日月并没有使两只麻雀倒过毛来。那厚厚的农田水利专业的教科书，使他们想起泛着碱花的大平原，想起绿的芎苳草，白的沙棘花，想起灌渠里的鲫鱼儿、麦穗儿，滑腻腻的蛇鱼。故乡，多好啊！

4、说也怪，“天鹅”居然瞧上了麻雀，而且是两只无论如何也倒不过毛的麻雀。

石柱时不时地收到影剧票，那是掖在他须臾不能离开的外语单词小本儿里的，背后写着娟秀的字迹，简约，热烈，有一次写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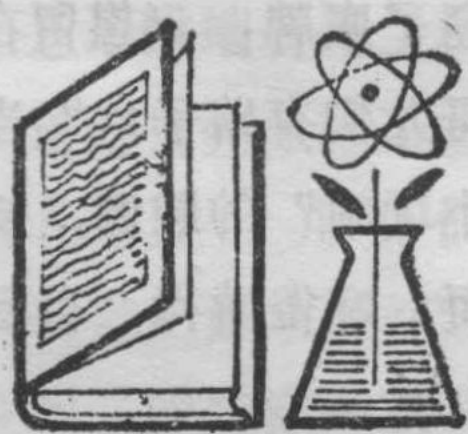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们说你是麻雀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……”

马兰呢，也陷入几只“天鹅”的骚扰中，有的和她探讨《红楼》；有的给她讲评《卡门》；有的呢，干脆亮了底牌：“想留在繁华的首府吗？吱一声，哥儿们有路子！”当然，大学生一般不用这种“小玩闹”的腔调，知识会使语言变得更委婉。然而，麻雀懂得，自己和他们之间是有一条沟壑的。

5、栖息的日子终止了，麻雀也罢，天鹅也罢，百灵也罢，秃鹫也罢，都到了起飞的时节了。飞向哪里呢？人们面临着毕业分配，一切象人们熟知的那样刮着旋风。两只麻雀却很自在。

在图书馆里，他们最后一次为毕业论文润

色。一只蝴蝶从窗外飞来，另一只也跟着飞来，多恬静的气氛呵，他俩的目光偶尔碰在一起，心声无言地交流着：“我要回家了，你呢？”“我们一起飞回去！”“我们，依旧是没倒过毛的麻雀。”“不，知识为我们换上了新羽！”



刘继志

二平

我女儿有两个要好的同学，姓不同，名同。我常叫错，就改口叫大的大平，小的二平。

大平是幸运儿，得天独厚。先参军，后上大学，工作又分配在首都。实在是前途光明，就再多说她了。

二平刚来我家时，又小又瘦，话也不多，面带晦气。我断定她前途平淡。果然，她下乡了。一次和我女儿回来，她问我：“大伯，人要是没有母爱，又没有父爱，能活吗？”我冷冷答道：

“别胡思乱想。向农民学习，要扎根农村一辈子。”

二平走了，我问女儿，她表现怎样。“她有时不出工，爱抽空往赤脚医生家跑，大家风言风语，似乎说她有作风问题，队长还批评过她。”女儿没说完，我就郑重地说：“你们是上过中学的人，下了乡，要好好改造，不然要变修的！”

五年后，女儿和二平都抽回来，进了印刷厂。女儿装订，二平排版。一天，她来家了，依然很瘦，个儿却高了，眼珠也更大了。她问我：

“鲁迅为什么只活了五十六岁？大伯。”我不耐烦，批评她：“又胡思乱想了。要好好向工人师傅学习嘛！”

七六年，女儿下班回来说：“二平病倒了，吃劳保。”我知道不妙，问谁侍候她。女儿说：听人说，她妈早已病死了，她爸随六二六医疗队下放到锡盟，也死了。只剩她自己。”我叫女儿去看她。她去了两次，门上都贴着纸条，写着“到亲戚家了”。

七七年全国统一招生，我去评卷，结束刚回家，二平在等我。“大伯，有标准答案吗？”我想，你病了一年，还要那玩艺干么，又严肃地告诫她：“不要胡思乱想。锻炼身体要紧，上班比吃劳保好！”

一月后，她又来了。我先问她能上班吗？她笑了，问：“大伯，当大夫好吗？”我有点生气：“嫌工人阶级不好？尽胡思乱想！”她脸色变红了，慢慢吐出一句话：“大伯，我考上医学院了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，她接着又问：“大伯，外语怎

能学好？解剖尸体害怕不？将来，能不能考研究生？咱们中国的大学是不是不如人家外国的大
学？没有学位。”我可不敢瞎说了，一个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，要回答一个七十年代末期大学生的
问题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况且她又古怪。后来，我女儿结婚了，又生了孩子，二平偶
尔来几次，据说她还没对象。

八二年春，我接到一封信，是二平的。信上
说：“大伯，我考上研究生了，学校在上海。您
不要担心，过几年我一定结婚。但是先要在事业上
出成果才好。”这信虽然象电报一样简短，但我，
却为此激动了许久许久……

李仲臣

思

她倚靠着乳白色的栏杆，头埋在隆起的胸前，垂着睫毛长长的眼帘，瞧那双眸，秋水般明净、深沉……欣欣急不可耐地将画铺在床前，两手各撑着一个画角。好险哪，最后一张了。要是依着胡子大队长，再耽搁一会儿，纵使有三头六臂也没戏唱了。哼，瞧队长那个劲儿，非相信那个天气预报。瓦蓝的天，晚上能有雨？一口气卸了十五吨水泥，还要再用苫布苫上，边角拽上绳索，再坠上砖块，那得干到何等年月？幸亏来了个偷工减料，什么拽紧不拽紧，坠砖不坠砖的！

画钉在哪儿？钉在桌子上方？不！还是钉在我的床边吧。欣欣躺在床上，将手枕在脑后，悠然自得地欣赏着床边这幅油画。瞧姑娘那头浓密晶亮的黑发，多醉人；还有她的粉红紧身衣，米黄色的喇叭裤。嘿，真是出水芙蓉一般！是的，着什么急呢？青春年少，刚二十出头。有的是时